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

# 十大词人



吴熊和主编 • 上海古籍出版社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---

# 十大词人

34



吴熊和 主编

---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十大词人

吴熊和等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5 字数 114,000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1,000

ISBN 7-5325-0636-3

I·379 定价: 2.80元

## 前 言

---

词兴于唐，盛于宋，衍于金、元，衰于明，复盛于清，这是绵历千余年的词史的大致脉络。其中两宋词尤称极盛，名家辈出，光照后世。本书介绍的十大词人，计晚唐一家，五代一家，北宋三家，南宋三家，清初二家，是词史各个发展阶段中的代表人物。这十家词所达到的杰出成就，足以使本来被视为“小技”的词，取得了与诗并行共尊的地位，联镳驰骋，各领风骚。

词与诗具有同质性，它们本质上都是抒情的。但同质性不等于同一性。词与古近体诗各有适合于它们、涉足与开拓的表现领域，艺术上也各有专擅与偏胜。两者彼此相通，然而并不因此可以相

兼或相合。一切文体都有它特有的长处，也有它不可避免的短处。诗所涉及的领域无疑要比词广泛得多，艺术手段也丰富得多。相对来说，词用于记述社会现实即非其所长。词中偏多翡翠兰苕而缺少碧海鲸鱼的宏伟气象。谁也不能要求从令、引、近、慢中提供时代动乱和民生疾苦的历史画卷。但词按照其本身特性，以发挥其艺术潜能，它为自己创造了有别于诗而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标准。晚唐五代与两宋词，就深入地伸展到人们的感情世界，不但揭示了人生经历中许多动人境界与优美情操，而且还探索了隐藏于人们内心的一些敏感而微妙的心理领域，在人们心灵之间建立起相知相感的新方式与情绪交流的新通道。虽然还不能说这些是词所独有的，但至少是可以与诗互补的，或者是诗所不能替代的。

李清照的《词论》早就提出了词“别是一家”的说法。据她看来，把词当作“句读不葺之诗”，不免是莫大的误解。作为一种燕乐歌词，词首先必须协乎音律，这是词与燕乐的亲缘关系所决定的。按谱填词，以词应歌，不能不在词的形式体制上留下若干不可磨灭的合乐印记。但是，作为一种抒情诗体，词在题材、语言、风格等方面，还应坚持词所应有的一系列要求，这是形成诗词之大别的更内在的东西。前者是词律、词式问题，后

者则是词的体性与词的风格问题。李清照历评唐五代及本朝词人，称许南唐君臣“尚文雅”与秦观“专主情致”，不满于柳永“词语尘下”与贺铸“苦少典重”，从中不难看出她所持的论词标准。李清照从形式体制与内容风格这两个方面来强调词“别是一家”，尽管具体论述不无偏颇，目的却在于维护词的特性与词的传统。后代论词，也无不以此为中心论题。

唐宋词的演变，可以说是围绕着李清照所提到的上述两个方面展开的，不过突破了李清照个人所限定的过于严苛的标准。词的内涵应该是丰富的，而不是狭窄的；词的发展应该是多向的，而不是单一的。李清照拘泥于《花间集》以来词的旧有传统，致使她无法理解与接受苏轼词的重大革新意义。词在唐宋两代，从《花间》、南唐专作小令，到柳永大量创制长调慢曲，从原先以清切婉丽为宗，到苏轼、辛弃疾横放杰出，自张一军；从周邦彦代表宣、政风流的汴京新声，到姜夔、吴文英骚雅谐婉的笙箫自度曲，词的形式体制迭经翻新，内容风格也在不断的开拓与创新中益臻完美。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谈论词的特性，就有可能比李清照说的更为充分与符合实际。现在至少可以补充说，词这种抒情诗体既有统一的一面，又有多样化的一面。它的主流一以贯之，然而又

流派纷呈，迸发异彩。对词的认识应该随着它的内涵延伸而不断深化。这种状况决不是使诗词之别随之泯灭消失，倒是进一步加强了词“别是一家”的地位与作用。

认识词的特性和了解诗词异同，这对于读词论词都是必要的。从诗的一般特点来谈论词，往往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，未能深中肯綮，这种状况过去和现在都不为少见。人们常常说苏轼“以诗入词”。但苏轼一面“以诗入词”，正其本源；一面又“以词还词”，完其本色。这才是苏轼革新《花间》、柳永词风的全部内容和真正含义。我们读苏词和苏诗，可以领略到诗词所应有的不同风貌。苏词与苏诗，互不相掩，亦互不相让，虽出于一人之手，两者却不会合流与同化。苏轼词之所以能为人称道，正在于他善于发挥词体之长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努力开拓词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手段，使之臻于妙境。苏轼是如此，其他词人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本书主要介绍了温庭筠、李煜、柳永、苏轼、周邦彦、辛弃疾、姜夔、吴文英、纳兰性德、陈维崧十位词人的生平事迹和艺术特色。自唐五代至清初词体发展的源流脉络大体可以窥见。如能有助于读者对词的爱好的，进而探索诗词的特质以推动词学研究，就更是作者编写本书的真诚愿

望了。

本书取名《十大词人》，其中个别的是否能居于十大词人之列或许还有疑义，希望读者赐予指教。

吴熊和

一九八八年三月于杭州大学



# 目 录

1	前 言.....吴熊和
1	花间派鼻祖温庭筠.....孔镜清
24	任情而行，一片哀音的 南唐词人李煜.....邵海清
48	北宋承平时期的浅斟低唱 ——柳永.....黄加灏
70	于剪红刻翠之外 别立一宗的苏轼.....朱宏达
90	负一代词名的集大成者周邦彦.....吴熊和
111	南宋爱国词派的 光辉旗帜辛弃疾.....蔡义江 冯统
133	开清空骚雅 之风的姜夔.....萧瑞峰 韩经太
155	隐辞幽思、词风密丽的吴文英.....吴熊和
178	清初婉约词人纳兰性德.....冯统
201	苏辛词派在清初的复兴——陈维崧...冯统

花间派鼻祖

## 温庭筠

---

晚唐文坛，填词的风气渐开，温庭筠、段成式、唐昭宗(李晔)、薛能、郑符、皇甫松、司空图、韦庄等人均致力于词的创作，致使词在形式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。不仅词调日益丰富，格律也更趋严整，为宋词的繁荣在艺术上作了准备。

温庭筠是晚唐第一个大力作词的词人。

温庭筠(812?—866)，本名岐，字飞卿，太原祁(今山西祁县东南)人。他出身于没落官僚地主家庭，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后裔。温庭筠敏悟

聪颖，擅长音律，才思艳丽。《唐才子传》说他：“少敏悟天才，能走笔成万言。”传说他入试作律赋八韵（唐时进士试律赋，以古语一句八字为韵，一赋约四百字左右），“但笼袖凭几，每赋一韵一吟而已”，故考场中称之为“温八吟”。或说他凡八叉手而八韵成。因号“温八叉”。一次，李商隐得一上联：“远比召公，三十六年宰辅”，未得偶句，温庭筠便应口续上了：“近同郭令，二十四考中书。”唐宣宗曾赋诗，上句有“金步摇”，未能对，遣未第进士对之，温庭筠即以“玉条脱”应答。又药名有“苍耳子”，温对以“白头翁”，亦为一味草药。这种种传说足见他才思之敏捷。当时他和李商隐齐名，与李商隐、段成式合称“三才子”，文号“三十六体”。所谓“三十六体”，是指三人之文体风格相近，又都排行“十六”，故称。

温庭筠才名籍甚，然而却怀才不遇，参加科举，每被黜落。新、旧《唐书》本传中都谈到他落第的原因，谓其“士行尘杂，不修边幅”。又说他自恃才高，常在考场上代人捉刀，所谓“以文为货”、“搅扰科场”，是无行文人。温庭筠年轻时放荡不羁，不拘细行，确是实情。唐人所撰《玉泉子》说温庭筠初从乡里举，客游江淮，受到扬子留后姚勗的厚赠；温庭筠却将所得钱财，全部化在狎邪之游上。姚勗闻知大怒，笞而逐之。姚勗

与温家为亲表，温庭筠为亲表纒楚而受辱，对他当时的声誉可能影响不小。他在开成四年（839）赴京兆秋试落第后，第二年冬曾作了一首《开成五年秋书怀一百韵》诗，中有“赋分知前定，寒心畏厚诬”、“积毁方销骨，微瑕惧掩瑜”这样的句子，可能与此事有关。《玉泉子》还说温庭筠的姐姐在客厅上拉住姚勗的袖子不放，痛哭流涕，责骂姚勗道：“吾弟年少，宴游人之常情，奈何答之？迄今遂无所成，安得不由汝致之！”当然，一个读书人在那种黑暗混乱的封建社会里，即使有冶游、纵博的放荡行为，也很难说就会是“终身落第”的根本原因。细观各家正史和笔记中有关温庭筠事迹的记载，实际上与温庭筠科举落第及一生穷达关系最密切的，乃是其恃才傲物，好讥刺权贵而触犯忌讳，为当权者所不容。在《北梦琐言》、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南部新书》、《唐才子传》等笔记中，记载了这样几件事，可以帮助了解事情的真相。

一、“宣皇爱唱《菩萨蛮》词，令狐相国假其（指温庭筠）新撰密进之，戒令勿泄，而遽言于人，由是疏之。”令狐绹为讨好唐宣宗，将温庭筠的《菩萨蛮》当自己的作品献上，而温却向人透露了真相，这当然会引起令狐绹的怀恨。

二、令狐绹“曾以故事访于温岐。对曰：‘事出《南华》（《庄子》），非僻书也。或冀相公燮理之

暇，时宜览古。”温庭筠还曾以“中书省内坐将军”来讽刺这位高高在上、不学无术的官僚。“绹益怒，乃奏岐有才无行，不宜与第。”

三、“令狐相绹，以姓氏少，族人有投者，不惜其力，由是远近皆趋之，至有姓胡冒姓令狐者。”“凡是富家，率皆引进皇籍，有不得官者欲进状改姓令狐。”温庭筠不满令狐绹的这种不正之行，写诗讥云：“自从元老登庸后，天下诸胡悉带令。”

凡此种种，温庭筠之不为执政者所容，以至假以其他罪名黜落之，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晚唐科举甚滥，请托之事屡见不鲜。如有显贵推荐，不愁不举。《新唐书·李商隐传》记载：“开成三年(838)，高锴知贡举，令狐绹雅善锴，奖誉甚力，故擢进士第。”大中九年(855)温庭筠应试，当时令狐绹身居要职，而温却讥其缺，揭其短，埋下了怨尤之种，不仅失却奥援，还得了个“搅扰科场”之罪。诚然，温庭筠之穷愁潦倒，终身不遇，情况复杂，然最主要的无疑是疏傲权贵的后果。诚如进士纪唐夫在温任方城尉时之送行诗所云：“凤凰诏下虽沾命，《鸚鵡》才高却累身。”“才高累身”正道出了问题的实质。其实，他不仅累及自身，甚至其子温宪也受到牵连。《唐诗纪事》卷七十：“温宪，员外庭筠子也。僖、昭之间，就试于有司，值郑相延昌掌邦贡也，以其父文多

刺时，复傲毁朝士，抑而不录。”由此可窥一斑。

温庭筠既久被摈抑，仕宦不进，失意之际，日趋颓放。他出入歌楼舞榭，“逐弦吹之音，为侧艳之词”，蒲饮酣醉，坎壈终身。他平生仅作过方城尉、随县尉、检校员外郎这些九品至从六品的小官。《唐才子传》说他仕“终国子助教，竟流落而死”。

温庭筠一生著述颇富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其有《握兰集》三卷，《金荃集》十卷，《诗集》五卷，《汉南真稿》十卷；其中《握兰》、《金荃》已散佚。今所见之词，乃编于《花间集》、《金奁集》、《尊前集》和附录于《全唐诗》中，凡七十一首，其中以《花间集》收辑最多。

## 二

温庭筠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词人。

由于他努力于填词，词这一艺术形式在他手中几达驾轻就熟的地步，无论是意象的组合，意境的创造，还是声律的严细、修辞的运用，他都显示出高超的艺术驾驭能力。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

秾丽精美，香软绮靡，这是历来词家所公认的温庭筠词的主导风格。《菩萨蛮》十四首和《更

漏子》六首便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。其中尤以《菩萨蛮》十四首更为典型。据夏承焘先生《温飞卿系年》称，今所传之《菩萨蛮》词，即当时令狐绹假温飞卿之手撰而献于宣皇之二十首中的十四首。既然是御前贡品，那么感情的含而不露，辞采的华丽、精巧，必然是更胜于他词。如《菩萨蛮》十四首之一：

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贴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

这首词写的是女子初醒的容态和起来梳妆打扮的生活片段。色彩之秾艳，雕刻之精细，确是十分突出的。她醒来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床前的屏风。这“小山重叠”无论是把它理解为屏风上所画的重叠的山峰，还是屏风折叠如山形，反正是被透入室内的阳光照射而闪烁不定。“金明灭”，既写出了醒后睡眠惺忪、朦胧，又使女主人华丽的居室处于特殊的氛围之中。词先从女主人眼中写环境，再从特定的环境来写室主人。散乱的鬓发以“云”来作譬，且用富有动感的“度”来形容，白晰的面颊比作“雪”，又用“香”来修饰，而且，无论是“云”、“雪”均与第一句的“小山”相关联，云鬓雪颊，又都处于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的背景的衬托之中，其意象的组合、重叠，用词的绵密、精

巧，令人叹绝。三、四句“懒起”与“梳妆迟”的照应，五、六句中前后、虚实的交融，七、八句“新贴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”的特写，将女子外露的艳丽与内在的失望和孤寂形成对比。境与人，情与景，都显得十分吻合、熨贴。

这便是温庭筠的风格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‘画屏金鹧鸪’，飞卿语也，其词品似之。”这一评语，概括了温词鲜艳精工、富丽堂皇、流金溢彩的形象特点。

显然，这种秾艳香软的风格，与当时的时代背景，作者个人的生活道路和感情气质是紧相关联的。唐末政治的腐败，阶级矛盾的激化，局势的动乱，使不少诗人文士逃避现实，而浪迹于山林或沉湎于酒色之中。温庭筠既为当权者所贬抑，失意场屋，其坎坷的遭遇，必然使他意志趋于消沉。《旧唐书·温庭筠传》说他“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”。在青楼中他有相好，还曾为一风尘女子柔卿解籍（见段成式《嘲飞卿七首》和《柔卿解籍呈飞卿三首》），说明他是在风月场中消磨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。从生活道路看，温庭筠虽然终身落第，但他一直与权贵豪门过往甚密。他青少年时代曾从游于庄恪太子（唐文宗子），大中年间他出入于令狐绹之相府，为令狐绹假手撰《菩萨蛮》词；徐商为襄阳刺史（后拜相），则辟温为从事；他与段



成式亲善，嫁女于成式之子，而段成式不仅已为太常卿，又是相国段文昌之子。从他的诗集中看，也有不少与当时的官僚相互酬答的作品。这些都说明温庭筠自己虽非显贵，却从未脱离过豪门。这种生活道路和生活环境，必然限制了他的视野，并促使他对某些生活内容特别关注。他的“画屏金鸂鶒”这种词品，不妨看作是他所描写的具体对象所要求的。

当然，同一生活素材，对于不同作家甚至在同一作家来说，完全可以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来。然而，对温庭筠来说，当他把主要的生活兴趣放在秦楼楚馆方面，他的词便不可能不以闺情绮怨为主线。他在词中写的大都是女子的生活，所抒发的亦不外恋情相思，离愁别恨。但是，既然这些生活内容从他的思想感情出发认为是美的，他必然以各种艺术手法来进行美化。从他的词作中，不难看出，不论是人物的容貌、鬓发、饰物、衣着，还是屋宇环境和室内摆设，他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着意描绘，造成一派豪华的景象。温庭筠是这样的喜欢用富贵而色彩鲜艳的字眼，仅十四首《菩萨蛮》中，就有金鸂鶒、金凤凰、金翡翠、金钩、金钗、金堂、金雁等十一处用到“金”字，其他如红、翠、锦、绣、珠、玉、水晶、玻璃等，触目皆是。这还不够，他常常对一件小小